

1

“听·见” 陪伴城市成长十年

纯白色的布景，3把木质椅子，一架大提琴，穿一袭长衫的朗诵者……2015年1月10日，宁波117艺术中心，一场名为《听·见苍水》的剧本朗读会在此举行。

这是《听·见》系列作品的首演。总策划王晓菁和导演罗浩坐在台下，期待又紧张地观看了全程。

朗读极富感情，朗诵者们时而站，时而坐，时而踱步，时而沉思……段落间隙，低沉、宽厚的大提琴声响起，把观众带到剧中人张苍水身处的时代。临近结束，一名身穿古装的美丽女子缓缓从化妆台前起身，抬头、举手，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韵味，这一柔美的戏曲身段也给整个朗读会增色不少。

2014年，首演前一年，宁波市文化艺术研究院（现宁波市文化旅游研究院）启动“听·见”项目。宁波市文化旅游研究院副院长、《听·见》系列总策划王晓菁回忆，“创作的初心非常简单，希望能以绵薄之力，让城市的文化气息更浓厚一些。”

当时，王晓菁经常收到业余戏剧爱好者寄过来的剧本，其中不乏优秀的作品。同为编剧的王晓菁明白，这些剧本要搬上舞台有相当的难度，因此，她希望用简单的剧本朗读形式，让更多人听见年轻编剧的声音。

导演人选的确定，源于一次偶然。“当时我在一张校园戏剧的海报上看到了罗浩的名字，意识到宁波又多了一个青年导演。”王晓菁说，计划制作《听·见 苍水》朗读剧本的时候，她想起了罗浩。

2014年暑假，王晓菁和罗浩碰了头，两人一拍即合。

罗浩介绍，剧本朗读类似于沙龙，是一种落地排练之前通读剧本的方式。“不过单纯读剧本无法作为一种演出形式，所以我试着在视觉上做一些尝试，让观众既能听到故事，也能看到故事。”

读剧本的过程中，罗浩觉得张苍水所蕴含的气质和大提琴的音色特别像，于是她联系了大提琴演奏者鞠晓。通过一遍遍的磨合，从音效到乐句，再到整体氛围，大提琴慢慢地也变成一个独立的形象，“相当于张苍水的内心”。

另一方面，罗浩在现场安排了舞蹈演员郑莹。后者先是身着休闲装上台，伴着演出进行，一步步攀白、上妆、包头，最后用一曲以张苍水的妻子思念丈夫的古典舞方式收尾。“剧本朗读是正式演出前的一个工作环节，而上妆也是演员变成角色的一个工作环节，两者具有共同之处。”罗浩说。

由此，《听·见 苍水》创造了一种介于传统剧本朗读和戏剧之间的形式，既可以说是一部作品，又是一个戏剧的半成品。

《听·见 苍水》演毕，《听·见》系列在2015年又以端午、重阳、七夕、冬至等为题，探索了传统节日在当下的创新性传播；2016年，《听·见 牡丹灯》和《听·见 家风》推出，两部戏从宁波历史文化中挖掘内容。

2018年4月，《听·见 苍水》复排；同年10月，《听·见 阳明》出炉。此后几年间，《听·见 包玉刚的婚床》《听·见 天一》《听·见 红色家书》《听·见 鄞令王安石》《听·见 安石》《听·见 黄宗羲》相继与观众见面。

不同剧本，多样尝试。《听·见》系列一次次以实验性的方式进行跨界融合，有戏剧、朗读、音乐、舞蹈、乐器等艺术，既秉承中国传统舞台的写意韵味，又融入现代艺术表现的多样性，以新的舞台样式来演绎传统故事，不断推陈出新。

2016年4月上演的《听·见 牡丹灯》聚焦发端于古代明州城月湖，流传于日本、韩国的民间传说《牡丹灯笼》。演出过程中，“宁波走书”的加入仿佛点睛之笔，其与表现月湖美景的沙画有机结合，生动再现了这段爱恋情事。

2019年，在《听·见 阳明》实验戏剧版中，罗浩尝试了拟音——演出时没有音效和乐器，转用黄豆和竹篾模拟下雨，用铁片模拟打雷，用塑料袋摩擦模拟焦虑撕裂感音效。“这一切都由八名朗诵者完成，他们时而作为角色进行表演，时而坐在舞台上八字排开变成拟音师，营造场景氛围。”

2021年，《听·见 鄞令王安石》更是打破常规，采用庭院实景沉浸式戏剧录制，进行线上展播。罗浩利用演出场地宁波戏剧书房的四方院落，打造了一个多维度的戏剧秀作品。“从‘剧本围读’入戏，结合剧本的情节主线，让演员自然地游离在镜头下。”海曙区作家协会影视创委会主任、《听·见》系列统筹薛云评价，整出戏的调度既像读剧、排练般自由松弛，又具备正剧的严谨和顺畅。

回望来时路，王晓菁感慨：“最早制作《听·见 苍水》时，很难想象《听·见》可以陪很多人走过十年。”

10年来，《听·见》系列12部剧目扎根于宁波城市历史，持续挖掘本土人文底蕴。舞台虽简单质朴，但朗诵者的表演令人沉浸其中。每一场演出都宛如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，引领观众深入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。

排练现场



宁波有戏，

“听·见”城市的温度

龚旭琪/文

著名舞台表演艺术家焦晃先生曾说过，“戏剧是城市的温度。”在甬城的文化版图中，《听·见》系列闪烁光芒。

十载春秋，《听·见》系列成为宁波本土文化传承的重要纽带。它让历史在现代舞台上重焕生机，引发观众对本土文化的热爱与探寻；它将戏剧魅力渗透到城市肌理，彰显着一座城市的文化气质。

后来，岑颖又参演了《听·见 天一》《听·见 安石》等作品，她一次次地走进剧本，一次次感受着舞台内外的一切。

《听·见 安石》需要越剧唱段丰富作品的呈现，虽然只是业余爱好者，但是岑颖临时担起设计唱段的重任。岑颖哼唱，中阮演奏者付东尼记录编曲，整个团队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就定下了唱段的旋律。

演出之外，每一次登上不同的舞台，岑颖都收获着独特的体验，其中，天一阁尤为特别。“我最难忘在天一阁表演《听·见 天一》，因为能感受到环境和人物生命的共鸣，接通了内心和过去。”岑颖说，当舞台灯光亮起的一瞬间，天一阁里岁月的痕迹都被照亮，古建筑里的时空纵深感让人仿佛穿越时光。

对于宁波电视台方言主持人、《听·见》系列朗诵者韩震宇（阿伟）而言，参与演出有着另一种意义。

《听·见 苍水》第一次演出时，只是观众的韩震宇被这部剧深深吸引。听说要复排，他找到导演罗浩毛遂自荐，“其他朗诵者有时间冲突的话，可以由我来顶班。”

身为方言主持人，韩震宇经常以诙谐幽默的形象呈现在观众面前。因此，当他在《听·见 苍水》复排的舞台上，以“张苍水”的身份亮相时，下面的观众都笑了。韩震宇心里清楚，很多人其实抱着好奇的心态来观看演出，想看看他的表演是何模样。

“第一幕过后，大家都安静了，沉浸在演出当中。”韩震宇说，习惯了轻松愉快的娱乐节目，演绎正面的历史人物确实是一种挑战，“《听·见》系列让我遇到不一样的自己”。

2019年8月，应英国爱丁堡艺术节组委会邀请，宁波本土原创剧目《听·见 阳明》首次亮相国际顶级艺术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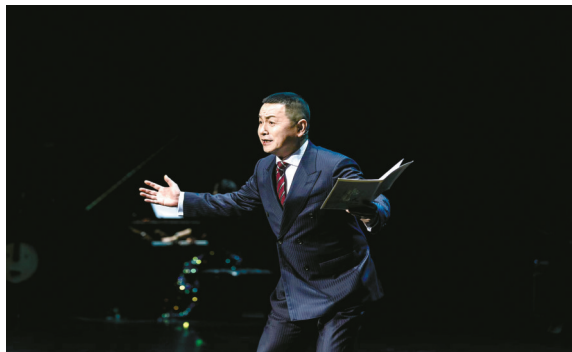
正如丹麦爱丁堡剧团创始人、欧洲戏剧大师尤金尼奥·巴尔巴所言，“戏剧是桥梁，可以沟通世界，将人与人连接起来。”

异国他乡的一切都令人感到陌生，比如，观众得依靠自己上街宣传、拉票。因为语言不通，团队没有及时租音响，在大街上路演时，发现很难吸引行人的注意力。韩震宇刚好学过口技，伴着一声清脆的鸟啼声，孩子们围到团队身边。“我和其他成员趁机会发放宣传册和小海报，记得负责琵琶的叶晓红老师用力弹奏，最后琵琶的弦都断了。”

演出前，为了舞台效果和节约经费，团队扛着一块十几公斤重的白布飞往爱丁堡。舞台上，这块白布变化成水纹、群山、桌台、画轴，空处显像，实处生韵，尽显中国文化的丰富与含蓄。大鼓不方便携带，王晓菁联系了英国当地的留学生，他们在伦敦借到大鼓，坐了几个小时的火车带到爱丁堡。

准备过程纷繁复杂，最终呈现却很短暂。灯亮灯灭间，爱丁堡容纳千人的剧场座无虚席，演出圆满成功。

罗浩说，不论是校园的汇报演出，还是国际舞台上的展演，每一次谢幕她都会感动，因为每一次演出都好像是重新焕发生机。“戏的重复性只是在剧本台词，舞台上每一秒的状态都是不尽相同的，每一次都是新鲜的，所以我每一次都会热泪盈眶。”



阿伟在《听·见 天一》中



《听·见 阳明》参加爱丁堡国际艺术节



《听·见 黄宗羲》



《听·见 安石》影视化录制现场

2

“听·见”剧 “听·见”人

“我平时经常会看戏剧，但是当自己站在舞台上排练时，会感觉到一种奇妙的交汇——此时我既是输出者，也是接收者。”回忆第一次排练，效实中学语文教师、《听·见》系列朗诵者岑颖如是说。

岑颖第一次参演是在《听·见 苍水》，她扮演张苍水的夫人董氏。站在117艺术中心的舞台上，她觉得自己和戏剧更近了。“从‘戏外人’变成了‘戏中人’。”“在舞台上，我能够获得对一个人物完整的情感体验，并通过自己的输出和表达，让观众入戏。”岑颖说。

演出结束后，观众起身和朗诵者聊天。其中一名观众岑颖印象深刻，这位观众说，曾经以为在宁波喜欢戏剧的人不多，感觉自己就像在“孤岛”上，但是《听·见 苍水》把“孤岛”上的这些人都聚到一块儿，发现宁波有这么多志同道合的人。

3

《听·见》之外 “听·见”更多

在王晓菁心里，《听·见》系列的十年，是一段成长的故事。

走过十年，《听·见》不止于舞台，它如同一颗投入心湖的石子，激起层层涟漪，向更广阔的世界蔓延开去。

自诞生之日起，《听·见》系列一直致力于用戏剧艺术讲好宁波故事，推广历史名人，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。于剧本朗读间，跨越时空的长河，听到历史人文的回应，感受“书藏古今”的深厚底蕴。

宁波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原副主席汤丹文认为，《听·见》以传统文化的“旧瓶”，勾兑现代艺术的“新酒”，自然得到现代观众的理解。

“金漆地板崭新，骨玉镶嵌红木床……”2019年1月演出的《听·见 包玉刚的婚床》融合了宁波童谣、甬剧、“十里红妆”等宁波元素，在短短一小时内，让观众了解了船王的事迹，了解了宁波风俗，了解了“包玉刚们”的桑梓情深。

同年12月，《听·见 天一》首演。短短三幕剧本，天一阁透过几位朗诵者的娓娓讲述，在舞台上变得立体，也在声音中变得鲜活而饱满。王晓菁担纲此剧编剧，她说，一代人有一代人守护书阁的故事，一代人也有一代人对天一阁精神的解读，所以天一阁的一半在历史中，一半是当下。

“后来《听·见 天一》在宁波市文化广场大剧院演出，结束时我听到观众说，没想到家门口的天一阁，竟然有着如此曲折的传承故事。”岑颖说，能通过剧本朗读的方式，让更多人了解宁波的城市文化，非常有意义。

于是，我们“听·见”船王的开拓进取，“听·见”天一阁的人文内涵，“听·见”宁波的历史精神。

十年间，《听·见》系列去过很多地方，不仅有专业的剧院，也有校园的舞台。“《听·见》系列就像一粒种子，慢慢地在很多人心中生根发芽。”罗浩笑道。

罗浩还记得《听·见 黄宗羲》在浙大宁波理工学院演出时的场景。当时二楼观众席已经坐满，一楼观众席过道也满是坐着的学生。现场的每个人都很专注，以至于罗浩很难从后方看到手机屏幕的亮光，而在宁波诺丁汉大学，《听·见 安石》的剧本被翻译成英文，十多个外国观众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，对照着英语剧本看演出。

王晓菁说，《听·见》没有固定的形式，可能就是一种氛围，它让越来越多人走进戏剧。

种子在观众席生根，也在舞台上发芽。2018年10月，《听·见 阳明》上演。为了进一步扩大戏剧爱好者的参与度，早在准备阶段，罗浩发布全城选“角儿”计划，邀请非专业剧团的业余选手成为主演。

去年底《听·见》十周年聚会时，王灵从温州赶来参加活动。读大学时，她有幸参与了《听·见》系列的一次演出，尽管如今的工作和艺术领域相去甚远，但她坦言，《听·见》对自己影响深远。曾经站在戏剧舞台上的经历，赋予王灵自信，这股自信更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
“《听·见》最大的意义是拢起了一支戏剧爱好者的队伍，让一些民间人士参与其中。”汤丹文说。

或许曾经，《听·见》系列是在戏剧不景气时，戏剧爱好者或者说是戏剧“同道”互相“取暖”。

但在十年时间里，《听·见》慢慢培养起一些团队，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关心戏剧，它的影响在慢慢扩大，并且这种“影响”存在于平常人的生活中。王晓菁说，一个城市的文化不是空的，需要靠文化人、文化活动去塑造。

走出剧场，那些触动心灵的瞬间，在街头巷尾、在日常琐碎里，被人们反复回味与咀嚼。

宁波市文化旅游研究院供图



《听·见》演职员在爱丁堡街头